

# 谁的奋斗 不带伤

赵美萍  
◎ 著

**ARCTIME**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谁的  
奋斗  
不带伤

*Shui de Fendou  
Budai Shang*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的奋斗不带伤/赵美萍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4  
ISBN 978-7-5396-4269-7

I. ①谁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赵美萍-自传 IV. ①  
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23463 号

出 版 人: 朱 寒 冬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责任编辑: 朱 寒 冬 曾 冰  
装帧设计: 许 含 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封面人物摄影: 黄 友 谊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---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23.75 字数: 400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谨以此书

献给我多苦多难的母亲，

献给我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，

献给我曾爱过与曾爱过我的人，

献给所有向苦难命运不屈挑战的人们。

## 前

## 言

2013年中国农历春节期间,我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家中,面朝湖泊,敲打着键盘,修改着《我的苦难,我的大学》,应广大读者要求,准备再版。

从当年那个在山坳里砸石头的采石女,到知音传媒集团的编辑、记者,再到现在的旅美华人、作家,连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难以置信:这一切的一切,是不是一个魔术师为我变出的奇迹?

自从2005年《我的苦难,我的大学》首次出版后,首印三万册很快售罄。我以为,随着时光流逝,我的这本并不厚实的自传也会慢慢淹没在书海,不知所踪。可我没想到的是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热心的读者不减反增,很多热心读者辗转从网上找到我的QQ号码或邮箱,给我留言或写信,向我打听哪里可以买到《我的苦难,我的大学》,因为他们大都是从学校的图书阅览室或公共图书馆看到的这本书,也大都残破不堪,而网上的连载也不全面。

目  
录

前言

001

第一章 成长是痛苦的,而生活并未停止成长

060

第二章 采石场,血泪合流的青春

089

第三章 别了,青葱岁月的青涩恋情

177

第四章 打拼上海,风中扬起不屈的旗

315

第五章 《知音》,给了我光荣和梦想

尾声

生命中的痛苦是盐，  
缺少了它，  
生命就会苍白无味！

## 第一章

成长是痛苦的，而生活并未停止成长

### 1

“快走！不要出声！快！”一阵惊慌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从细长窄小的田埂上一路“啪嗒、啪嗒”地奔过。麦苗青青的田野上夜深雾浓，寒意袭人，一轮惨白的下弦月像被谁随手扔掉的一柄镰刀，寒光闪闪，寂寞森冷地挂在天边。

“妈，他会追上我们吗？”

“叫你不要说话，聋了？”随着轻声的呵斥，脚步声越发慌乱。朦胧的月光下，一个腰系蓝布围裙的中年妇女，一手拉扯着一个小女孩，几乎脚不点地地顺着麦田中间的田埂向南奔去，一边狂奔还一边惊慌地回头张望。在田埂的尽头，一户低矮的茅草屋里依稀透出一盏如豆的灯光，像一只哭红的眼睛，无奈而悲伤地目送着她们……

这三个在月夜仓皇奔逃的人，一个是我母亲，一个是我妹妹，一个就是我——刚刚被妈妈呵斥过的那个小女孩。那一天，是1981年深秋的某个

夜晚。那年妈妈49岁,我11岁,妹妹8岁。

就在半个小时前,我和妹妹还在家里热乎乎的被窝里躺着,忽然被妈妈和那个禽兽的打斗声惊醒,那个禽兽又在欺负妈妈。我跳下床,扑过去就咬那个禽兽的手——手正掐着妈妈的脖子。那个禽兽吃痛,甩手给了我一巴掌,打得我的脑袋“嗡嗡”作响。妈妈赶忙过来护住我,那个禽兽又过来扭住了妈妈的手指,妈妈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。妹妹也惊醒了,怯怯地蹲在妈妈身边小声哭。我绝望极了,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。

那个禽兽拍拍胸脯,恶狠狠地说:“敢顶撞老子,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!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,把老子惹急了,人都敢杀!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,不信教训不了你们!”说罢,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,临走还反锁了大门。他的家在杨庄,离我家15公里左右路程。

当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,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。哭了一会,妈妈才抹把泪说:“萍后,你赶快带美华跑走。等杨东启回来,咱们不是死,也是残。你们先跑到二队干姨妈家躲一躲,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,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。”杨东启,就是那个禽兽的名字!毫不夸张地说,这个名字对我家来说,是一个灾难。

我抱住妈妈:“妈,你呢?”

“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。我就跟他拼吧!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。”我死活不肯,一定要妈妈和我们一起走。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,痛哭着。

直至多年后,我偶尔和一些朋友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,朋友甚至半信半疑:“是你的亲身经历吗?怎么像电影或小说?”我只能苦笑——这是千真万确的,即便你们不信。

值得庆幸的是,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。我们合力卸下了门



板,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,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,照着一屋子的凄凉。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,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逃亡之路。

穿过麦田,就进了桑树林,此时的桑树上已经没有好吃的桑葚了,叶子也已不再葱茏。这就是我曾经采过桑叶、吃过桑葚的桑树林吗?黑夜里它如此肃穆萧索,像在为我们的逃离表示哀伤。

跑着跑着,忽然我的脚踝处一阵刺痛,似乎被一棵树桩戳到了,我想一定流血了,这使得我们的逃亡更具悲壮色彩。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。它像一个衰弱的老人,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。

就这么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了吗?是否还有归期?我的书包也没带,我是否还能回来上学?我们要逃到哪里去?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?杨东启会追过来吗?……

我就这样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思考问题。我不知道,那时那刻,世界上除了我,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正奔波在仓皇的逃亡路上?

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,凄凉得刻骨。

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。那一夜,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,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,双脚酸痛无比,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边去。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,是我和妈妈轮流背着走的。到了天已经放亮的时候,妈妈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——我的红英表姐家里。红英表姐嫁在20多公里外的郭元乡,平时极少来往,妈妈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,这里应该很安全。

而这一夜的逃亡,只是我家苦难剧的第一集。

## 2

苦难的种子,是从母亲那一代就埋下的。

母亲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江苏省如皋县(现为如皋市),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要吃不少苦的,但也许没有哪个女人吃的苦有我母亲的那么多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的故乡如皋是个迄今已有近 1600 年历史、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,是中国花木盆景之都和世界长寿养生福地。“如皋”确实够老的,老得上了《礼记》的木牍和《左传》的竹简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“县西北五十步有如皋港,港侧有如皋村,县因以为名。”而“如皋”之名的意思是:到水边的高地去看美丽的日出。“如”,往也;“皋”,水边的高地。

可是,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,却没有给母亲留下美丽的记忆,留下的只有千疮百孔、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1939 年,日寇占领如皋城,从此如城百姓陷入水深火热、民不聊生之中。日寇杀人如麻,母亲曾亲眼所见,村里有户人家因有人加入了军队,就在大年前夕,全家被日军残忍砍杀,大小几颗人头齐刷刷地摆在门口雪地里的凳子上……

还有一次,日军在附近的港口枪杀了一批无辜百姓。之后就有人传说:每当夜晚路过此地,就会听到一片凄苦的哭声,从此没人敢在夜里路过那个乱坟岗,宁愿绕道而行。但是我的母亲,在多年之后,却多次在夜间急慌慌地穿过此地,从婆家杨庄镇逃回娘家沙家庄。如果那时恰好有人路过此地,也可以听到阵阵哭声,不过不是那些被枪杀的冤魂的,而是我的母亲的。

母亲是外公最小的女儿,母亲的前面有两个哥哥。我的大舅不幸在 50 多岁时死于食道癌,小舅舅在 10 多岁时便加入了新四军,一路作战,辗转到了福建,之后便在福州成家,生下一堆儿女,是姓沙的家族里混得最好的。

母亲虽是老么，备受外婆宠爱，可惜生不逢时，连一天学堂都没进过，每天不是下地干活，就是洗衣做饭。母亲知道自己名叫“沙玉芳”，但笔画该怎么写，却不得要领。但千万也别因此以为我的母亲一无是处，年轻时的母亲是沙家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，女红、家务样样精通。但不幸的是，母亲从出生那天起，就注定是为受苦而来。

母亲的苦难，始于她的第一桩婚姻。外公早在母亲出生之前，就指腹为婚，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结拜兄弟的儿子——杨东启。杨父在临死之前，曾拉着外公的手，恳求外公不要食言，一定要将女儿嫁给他的儿子，否则他死不瞑目。濒死的杨父是了解自己的儿子的，除了这桩指腹婚姻，是没有人肯将女儿嫁到他家的——杨东启从小便热衷于偷鸡摸狗、打架斗殴，在杨庄镇早已臭名昭著。杨父利用外公的义气，为自己的不肖子争到了一个女人，却将我的母亲送进了噩梦的深渊。

母亲曾拼死不从，但终究拗不过脾气耿直的外公。外公甚至天真地以为，土匪也会对“压寨夫人”畏惧三分。他以为，以自己女儿的贤良淑德，加上以后有了孩子，杨东启一定会浪子回头的。

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，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的，墙上大洞连小洞，那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火烧的。他的眼盲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，不敢多说。据说有一次他的盲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，才救了老太太一命。

不幸的是，母亲结婚后不仅没有成为“压寨夫人”，反而成了“粗使丫头”“人肉沙袋”“兽欲发泄工具”等。杨东启打人很有策略，他从不打头脸，而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，有时用香烟烫。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，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，一分钟之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……

在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原本生性胆小的母亲，曾独自一人，多次在

深夜穿过那片日军枪杀百姓、白骨森森的乱坟岗，哭哭啼啼地跑回家，给外婆和大舅看她满身的伤痕。所以那段时间，曾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言：经常有个女鬼披头散发地从乱坟岗上飞快地跑过，边走边哭。此后，那片乱坟岗越发荒凉，野草丛生，除了母亲偶尔深夜哭泣着跑过，从未有人敢涉足其间。

多年后，每当母亲和我闲聊起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冥想：把自己想象成母亲，被丈夫毒打后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独自一人，边跑边哭，穿过冤魂游荡、鬼气阴森的乱坟岗……从冥想中醒来，我往往会不自禁地打个哆嗦：如果是我，我会怎样？我是否有勇气穿过黑夜和坟岗，等待天明，等待新生？

那时我的外公已经病倒在床，行将就木，言行没有了威信，杨东启唯一惧怕的人就是我大舅。大舅曾手握菜刀，跑到杨庄镇，到处寻找杨东启，要为他的妹妹讨说法。杨东启吓得在外躲了好几天，待风平浪静后，便于深夜潜入家中，对着母亲一番温言软语，求得母亲谅解。只是三五天一过，他的恶魔本性便再次复苏，母亲的日子又充满了暴力和泪水……总不能每次都跑回娘家哭诉，何况大舅还经常外出打工。如果母亲常住娘家，大舅妈的脸色就会日日阴沉。母亲无路可走，只能在自己桎梏般的婚姻里忍辱负重，侥幸地等待浪子回头。

在母亲生下第一个女儿金莲后，杨东启开始流连于别的女人的床第之间，连他远房的年轻小婶婶也不放过，这在杨庄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。母亲忍无可忍，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，去很远的农场干活，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母亲拽回家，搜刮完母亲挣的几块钱后，将母亲蹂躏再暴打一顿……

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9年，其间，杨东启因流氓罪和盗窃罪蹲了两回监狱。在他第三次因打架斗殴致人伤残后蹲监狱时，我的外公

已经去世了，母亲才下定决心离婚。

为了抓住这段濒死的婚姻，杨东启从苦苦哀求到垂死挣扎，再到恐吓威胁，母亲都不为所动。她狠心地抛下一切，包括她与杨东启唯一的女儿金莲，义无反顾地从这段不堪回首的婚姻中挣脱出来。两年后，母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，经人介绍，嫁给了我的父亲，开始了她从地狱到天堂的幸福生活。

### 3

逃出魔窟的母亲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。那年母亲 30 岁，父亲 32 岁。据母亲回忆，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对她好得不能再好的男人。父亲时任公社会计，但依旧很穷，常年只能以玉米糊果腹，偶尔在粥锅里放一小把米就是大餐了。而盛粥时，父亲必定会把沸上锅沿的米粒捞给母亲；偶尔打牙祭吃一碗鸡蛋面，那一个炒鸡蛋必定都在母亲的碗里。父亲和母亲说话向来都是用征询的口气——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？”“我这样做好不好？”……

父亲从不让母亲在冬天下河洗衣服，他宁愿自己去洗。北风呼啸的日子，他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手套，却给母亲买来二两毛线，让母亲织一顶帽子戴，因为母亲一直有头痛的毛病。夜里，母亲的双脚冰冷似铁，他就抱在怀里暖着……父亲说，他要把母亲第一次婚姻所受的苦，用自己的爱弥补起来。

父亲最大的愿望，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婚后三年，母亲怀了两次，但两次都不幸流产，一次还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儿子。爷爷奶奶因此一度对母亲十分不满。母亲亦十分内疚和自责，父亲常常安慰母亲：“我们的孩子会来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我相信要么不来，一来就是一个宝贝。”其实，母亲是明白的：这都是第一次婚姻给她的身体留下的“后遗症”，在杨东启

的摧残下,她的身体早已一片贫瘠,没有一丝养分,所以留不住一颗生命的种子。

为了调养母亲的身体,父亲使出浑身解数。夏天去河里摸蚰子、摸蚌、摸螃蟹、捉鱼,回来亲手熬汤给母亲喝。冬天就用几斤面粉换来脆饼,用红糖泡着吃,那是当时只有孕妇或产妇才能享受到的“高级营养品”。

另外,农村人还有一套迷信的“求子宝典”,除了求观音拜佛祖,其中之一就是领养一个孩子,这样或许会给家里招来一个弟弟或妹妹。于是父母领养了邻村一户人家 14 岁的女儿,父亲给她起名叫美英。美英家里姐妹众多,她的父母十分乐意送掉一个“赔钱货”。父母却如获至宝,把无处宣泄的爱一股脑地给了美英。从此锅里的米粒盛到了美英碗里,计划中的布票给美英做了花衣裳和鞋子,父亲偶尔去镇上开会,也绝对不会空手而回,口袋里总是装回几颗水果糖。只是 14 岁的美英已经很懂事很顾家了,母亲常常发现给美英新置的鞋袜不翼而飞。之后才知道,是她偷偷带回家送给她的姐妹们了。母亲于是感叹:不是自己奶大的孩子,终归养不亲的。

母亲一心要给父亲生一个孩子,于是四处寻求偏方、秘方,大碗大碗喝下苦涩的汤药。看着母亲受罪的样子,父亲十分不忍,想办法买来一些那个年代十分珍贵的冰糖。当母亲喝下一碗药,眉头皱成一团时,他就赶紧塞一颗冰糖到母亲嘴里,母亲的眉头就慢慢舒展开来。有了这一丝甜,所有的苦对她来说都是值得的。

不知道是美英给他们带来了好运气,还是那些苦药的作用,抑或是他们的爱感动了上苍,终于有一枚生命的种子在母亲的腹中生根、发芽。从母亲怀孕那天起,她就成了父亲的重点保护对象,所有家务活一概不许沾,母亲每天除了吃,就是吃。吃完了睡觉,或者坐着晒太阳。冬天的上午,太阳在前门,父亲就将小椅子端到前门口,让母亲像菩萨一样坐着嗑瓜子、吃花生。下午,太阳转到了后门,父亲又将小椅子端到后门口,还是让母亲坐

着嗑瓜子、吃花生。只是，爱妻心切的父亲不知道，他这样疼母亲的后果是——我出生的时候，直接导致了母亲的难产，好在我与母亲命大，最终有惊无险地共渡了难关。

关于我出生的细节，也是母亲后来一点点回忆出来的。我出生的那天，据说是个“娘娘命”的日子。那是1970年正月初一晚上10点左右，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后，终于呱呱落地。接生婆倒提着我，喜颠颠地对焦急地等候在门口的父亲说：“赵夕贵啊，你好福气，生了个娘娘命的女儿，将来这丫头，非富即贵，难怪这么会折腾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正月初一出生的女孩是“娘娘命”的说法来自《红楼梦》，代表人物便是贾元春。然而我后来的人生经历却证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，不仅因为我生不逢时，已无娘娘可当，更因为我后来的经历，简直连娘娘身边的婢女都靠不上。

我出生时，父亲已经40岁，母亲38岁。父母被中年得女的巨大喜悦笼罩着，视我为掌上明珠。父亲给我起名“美萍”。也许就因了这个“萍”字，我的人生从此与漂泊有关。

就在母亲怀着我的时候，美英结婚了，嫁给了本村一个能干的小伙子。让父母稍感寒心的是，美英出嫁后，很少回娘家来，哪怕两家只相隔不足百米之遥。就在我出生的当年年末，美英也生了一个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外甥。父母原本指望嫁在本村的美英日后可以照顾家里的，殊不知美英最后却与父母反目成仇，不过这是后话。

我的记忆从3岁就开始了。尽管3岁的孩子可能对一切事物都很懵懂，但并不影响我对往事的怀念。

那时的如皋县十分贫困，而我家所在的江防乡永福村更是个贫困之乡。70年代初，全国农村比比皆穷，所以贫穷的并不仅仅是我一家。在乡下每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边，往往摇摇欲坠地站立着一座座三开间的茅草

屋,一般都是一间卧房,一间客堂,一间厨房兼猪羊圈。那时,苏中农村的猪羊大多养在家里(还是替公家养的),所以每户人家的家里都常年弥漫着那股猪羊的臊味。那时唯一能果腹的就是黄澄澄的玉米糊,喝得每个农民的牙齿上长满黄色的牙垢。而玉米糊不饱肚,两次尿一撒,胃就空了。终于熬到冬天,待到山芋(也有地方叫红薯或红苕)成熟,早饭就变成了山芋茶——把山芋切成块,放在水里煮,山芋煮烂后,放上糖精,甜甜的山芋茶就出锅了。整个冬春季节,基本上都是靠山芋度日。除了山芋茶,人们还变着法子蒸山芋片、烤山芋。至于大米饭,那是过年时才能惊鸿一瞥的人间美味。偶尔谁家能吃一顿韭菜鸡蛋面条,那就是过节了。

不过,农村也有美丽的地方。我家屋后有一条无名小河,常年清澈,它是鸭、鹅甚至菱角的天堂,夏天又成了孩子和男人们的天堂。河这边有我家的半亩自留地和十几棵白果、刺槐、泡桐等杂树,河那边有属于集体的站得威风凛凛的杉树。触目所及,天高云淡,碧水清波,绿树成荫,处处美景。

我出生三年后,妹妹美华也赶来与我做伴。美华生于美丽的5月,她的到来给了父母锦上添花般的骄傲。父母给我们两姊妹的爱非常平等,常常是妹妹在母亲怀里钩着脑袋吃奶时,我则在父亲厚实的胸膛上取暖。

父亲玉树临风,颇有文采,受人尊敬。母亲不识字,但贤淑温柔,通情达理。他们贫穷,然而恩爱。如今想来,我依然怀念那样的过去。如果能够重生,我依旧选择出生在那个贫穷然而温馨的家里。

我和美华的幼年时代充满5月栀子花的馨香,栀子花是母亲栽的,就在屋前小院子里,初夏来临,它就如期盛开。那种绵长而浓烈的馨香温馨了我们浑浑噩噩的幼年。直至如今,我也没觉得有哪一种花香比得上栀子。

拥有一双女儿的父母无疑是幸福的。母亲时常暗地里烧香拜佛,感谢上苍赐给了她来之不易的幸福。

只是,这次命运又和母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——当她摊开双手,拥



抱来之不易的幸福时，哪知幸福只是一朵欲开的昙花，它给了黑暗中的母亲一个开花的希望，却在黎明来临时黯然凋谢，留给母亲的，是无边无际的悲痛。

## 4

灾难是不期而至的，猝不及防的灾难的来临，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与温馨。

首先是父亲的病变。年轻英俊的父亲先是手指难以伸直，佝偻着，越来越像鸡爪的样子，接着头发也如秋叶般掉落，很快，眉毛、睫毛也全然不见。父母的惶惑被6岁的我尽收眼底，他们每天急慌慌地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，脸色一日日凝重。

终有一天，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奔我和美华上的幼儿园而来，将我和美华全身上下一通检查，还抽了血。周围的眼神是紧张的、怀疑的、畏惧的。我和3岁的妹妹展览似的呆立当地，无助地、茫然地、惊恐地任人摆布。父母不在身边，没人能想象我的惊吓有多大，一种朦胧的、莫名的恐惧深深笼罩了我幼小的心。

终于得知结果了，原来是一种叫“麻风”的病在父亲身上显形露迹了。那是1976年的夏季，我与快乐从此无缘。

父亲很快离家住院，医院是离家20多公里的江滨麻风病医院，在长江边上，是个潮湿而与世隔绝的所在。我患病的父亲就在那个莫名其妙、烦躁不已的夏日清晨离家而去，由大伯和母亲送他去的医院。

父亲临走时，终于在厨房的灶间里找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。6岁的我不会像现在的影视剧中的孩子那么伶牙俐齿，什么懂事的话都说得出。哭，是我当时唯一能表达伤心的方式。记得当时，父亲用他那再也伸不直的手指撸撸我的一头小黄毛，叹口气，哑着嗓子说：“萍儿，爸爸去治